

丁巳仲夏月

新序

左孝同署



丁巳仲夏月

新序

李月書



潮陽鄭氏用鐵
華館宋本校刊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新序十卷漢劉向撰向字子政初名更生以父任爲輦郎歷官中壘校尉事蹟具漢書本傳案班固漢書藝文志稱向所序六十七篇新序說苑世說列女傳頌圖也隋書經籍志新序三十卷錄一卷唐書藝文志其目亦同曾鞏校書序則云今可見者十篇鞏與歐陽修同時而所言卷帙懸殊蓋藝文志所載據唐時全本爲言鞏所校錄則宋初殘闕之本也晁公武謂曾子固綴輯散逸新序始復全者誤矣此本雜事五卷刺奢一卷節士二卷善

謀二卷卽曾鞏校定之舊崇文總目云所載皆戰國秦漢閒事以今考之春秋時事尤多漢事不過數條大抵採百家傳記以類相從故頗與春秋內外傳戰國策太史公書互相出入高似孫子略謂先秦古書甫脫燼劫一入向筆採擷不遺至其正紀綱迪教化辨邪正黜異端以爲漢規監者盡在此書固未免推崇己甚要其推明古訓以衷之於道德仁義在諸子中猶不失爲儒者之言葉大慶考古質疑摘其昭奚恤對秦使者一條所稱司馬子反在奚恤前二百二十年葉公子高令尹子西

在奚恤前一百三十年均非同時之人又摘其誤以孟子論好色好勇爲對梁惠王皆切中其失至大慶謂黍離乃周詩新序誤云衛宣公之子壽閔其兄且見害而作則殊不然尙本學魯詩而大慶以毛詩繩之其不合也固宜是則未考漢儒專門授受之學矣

新序

古之治天下者一道德同風俗蓋九州之廣萬民之眾
千歲之遠其教既明其政既成之後所守者一道所傳
者一說而已故詩書之文歷世數十作者非一而言未
嘗不相爲終始化之如此其至也當是之時異行者有
誅異言者有禁防之又如此其備也故二帝三王之際
及其中間嘗更衰亂而餘澤未熄之時百家眾說未有
能出其間者也及周之末世先王之教化法度既廢餘
澤既熄世之治方術者蓋得其一偏故人奮其私意家
尙其私學者蠡起於中國皆明其所長而昧其所短務

其所得而諱其所失天下之士各自爲言而不能相通
世人之不復知夫學之有統道之有歸也先王之遺文
雖在皆絀而不講況至於秦爲世所大禁哉漢興六藝
皆得於散絕殘脫之餘世復無明先生之道爲眾說之
所蔽闇而不明鬱而不發而怪奇可喜之論各師異見
皆自名家者誕漫於中國一切不異於周之末世其弊
至於今尙在也自斯以來天下學者知折衷於聖人而
能純於道德之美者楊雄氏而止耳如向之徒皆不免
爲眾說之蔽而不知有折衷者也孟子曰待文王而後
興者凡民也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漢之士豈特無

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哉亦其出於是時者豪傑之士
少故不能特起於流俗之中絕學之後也蓋向之序此
書於今最爲近古雖不能無失然遠至舜禹而次及於
周秦以來古人之嘉言善行亦往往而在也要在慎取
之而已故臣旣惜其不可見者而校其可見者特詳焉
亦足以知臣之志者豈好辯哉蓋臣之不得已也編校
書籍臣曾鞏上

目錄

卷第一

雜事

卷第二

雜事

卷第三

雜事

卷第四

雜事

卷第五

雜事

卷第六

刺奢

卷第七

節士

卷第八

節士

卷第九

善謀

卷第十

善謀

新序卷第一

陽朔元年二月癸卯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

臣劉向上

雜事

昔者舜自耕稼陶漁而躬孝友父瞽瞍頑母嚚及弟象
傲皆下愚不移舜盡孝道以供養瞽瞍瞽瞍與象爲浚
井塗廩之謀欲以殺舜舜孝益篤出田則號泣年五十
猶嬰兒慕可謂至孝矣故耕於厯山厯山之耕者讓畔
陶於河濱河濱之陶者器不苦窳漁於雷澤雷澤之漁
者分均及立爲天子天下化之蠻夷率服北發渠搜南
撫交趾莫不慕義麟鳳在郊故孔子曰孝弟之至通於

神明光于四海舜之謂也孔子在州里篤行孝道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畋漁分有親者得多孝以化之也是以七十二子自遠方至服從其德魯有沈猶氏者旦飲羊飽之以欺市人公慎氏有妻而淫慎潰氏奢侈驕佚魯市之鬻牛馬者善豫賈孔子將爲魯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徙魯之鬻馬牛不豫賈布正以待之也旣爲司寇季孟墮郈費之城齊人歸所侵魯之地由積正之所致也故曰其身正不令而行

孫叔敖爲嬰兒之時出遊見兩頭蛇殺而理之歸而泣

其母問其故叔敖對曰聞見兩頭之蛇者死嚮者吾見之恐去母而死也其母曰蛇今安在曰恐他人又見殺而埋之矣其母曰吾聞有陰德者天報以福汝不死也及長爲楚令尹未治而國人信其仁也

禹之興也以塗山桀之亡也以末喜湯之興也以有莘紂之亡也以妲己文武之興也以任姒幽王之亡也以褒姒是以詩正關雎而春秋褒伯姬也樊姬楚國之夫人也楚莊王罷朝而晏問其故莊王曰今日旦與賢相語不知日之晏也楚姬曰賢相爲誰王曰爲虞丘子樊姬掩口而笑王問其故曰妾幸得執巾櫛以侍王非不欲

專貴擅愛也以爲傷王之義故所進與妾同位者數人矣今虞丘子爲相數十年未嘗進一賢知而不進是不忠也不知是不智也安得爲賢明日朝王以樊姬之言告虞丘子虞丘子稽首曰如樊姬之言於是辭位而進孫叔敖孫叔敖相楚莊王卒以霸樊姬與有力焉

衛靈公之時蘧伯玉賢而不用彌子瑕不肖而任事衛大夫史鰌患之數以諫靈公而不聽史鰌病且死謂其子曰我卽死治喪於北堂吾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者死不當成禮置尸北堂於我足矣史鰌死靈公往弔見喪在北堂問其故其

子具以父言對靈公靈公蹴然易容寤然失位曰夫子
生則欲進賢而退不肖死且不懈又以屍諫可謂忠而
不衰矣於是乃召蘧伯玉而進之以爲卿退彌子瑕徙
喪正堂成禮而後返衛國以治史鰭字子魚論語所謂
直哉史魚者也

晉大夫祁奚老晉君問曰孰可使嗣祁奚對曰解狐可
君曰非子之讎耶對曰君問可非問讎也晉遂舉解狐
後又問孰可以爲國尉祁奚對曰午也可君曰非子之
子邪對曰君問可非問子也君子謂祁奚能舉善矣稱
其讎不爲諂立其子不爲比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

祁奚之謂也外舉不避仇讎內舉不回親戚可謂至公矣唯善故能舉其類詩曰唯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

楚共王有疾召令尹曰常侍筦蘇與我處常忠我以道正我以義吾與處不安也不見不思也雖然吾有得也其功不細必厚爵之申侯伯與處常縱恣吾吾所樂者勸吾爲之吾所好者先吾服之吾與處歡樂之不見戚戚也雖然吾終無得也其過不細必亟遣之令尹曰諾明日王薨令尹卽拜筦蘇爲上卿而逐申侯伯出之境曾子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言反

其本性共王之謂也故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於以
開後嗣覺來世猶愈沒身不寤者也

昔者魏武侯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朝而有喜色吳起
進曰今者有以楚莊王之語聞者乎武侯曰未也莊王
之語奈何吳起曰楚莊王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朝而
有憂色申公巫臣進曰君朝而有憂色何也莊王曰吾
聞之諸侯自擇師者王自擇友者霸足已而羣臣莫之
若者亡今以不穀之不肖而議於朝且羣臣莫能逮吾
國其幾於亡矣吾是以有憂色也莊王之所以憂而君
獨有喜色何也武侯逡巡而謝曰天使夫子振寡人之